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9)

主编：徐以骅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九辑

时事出版社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三卷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3

ISBN 85318



新华书店

宗教与美国社会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第九辑

主编 徐以骅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九辑) / 徐以骅主编.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80232-785-6

I. ①宗… II. ①徐… III. ①宗教—研究—美国
IV. ①B92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524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址: www.shishishe.com

印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28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宗教与美国社会》为 CSSCI 来源集刊

《宗教与美国社会》编委会成员

徐以骅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秦 倩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刘 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章 远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王 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

刘倩洁（学术秘书）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目 录

- ◆ 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现状与趋势(代序) 徐以骅 (1)
- ◆ 伊斯兰教与当代沙特外交 刘中民 (27)
- ◆ 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 李 意 (79)
- ◆ 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政策:宗教与历史的视角 钮 松 (105)
- ◆ 试析伊斯兰教世界政治观的演进逻辑——基于认知视角的理解 刘 骞 (134)
- ◆ 叙利亚的宗教地缘政治分析 潜旭明 (149)
- ◆ 当代科威特萨拉菲组织、流派及其地缘影响 包澄章 (170)
- ◆ 美国与伊斯兰交往的“灵性主义”维度——美国苏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效应 何健宇 (190)
- ◆ “东突”组织的互联网应用与中国国家安全

- 以相关网站为主的分析 赵 冰 (215)
- ◆ 中美“丝路战略”比较研究 田艺琼 (238)
- ◆ 美国近年来对东南亚宗教组织的公共
外交 王琛发 (257)
- ◆ 意义和现代性——美国与世界
..... [美] 罗伯特·N. 贝拉
(Robert N. Bellah) 著, 范丽珠译 (283)
- ◆ 作者简介 (319)

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 ——现状与趋势（代序）

• 徐以骅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性宗教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在驰骋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 30 多年后，目前已进入调整期，这便引起或加剧了关于美国宗教是否已处于长期下行走势的争辩。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在美国政治上盛极而衰的迹象，当然也反映在当前美国对外关系领域，而美国对华关系在安全战略和所谓宗教倡议领域的政策重心也出现了少见的非一致性。在国际反恐恐怖主义运动格局发生变化和中国实施新丝路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在宗教领域的博弈将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复杂的层次以及更多边的舞台上展开。

30年多来,由于美国基督教保守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新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社会和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宗教对美国政治这种显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在外交政策上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在国内政治上则是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①“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均较充分地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程度。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为基督教保守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舞台,“宗教差距”、“价值观选民”和“白人福音派选民重回投票站”,被认为是共和党和小布什获胜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被作为“价值观选民年”而载入美国宗教政治史册的2004年之后,保守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魔力已不再灵验,不仅在历次政治选举中成为黯然失色的因素,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也渐趋式微。这不仅引起了基督教保守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在政治上是否已经过气的讨论,而且加剧了关于美国宗教是否已出现长期下行走势的争辩。保守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在美国政治上盛极而衰的迹象,当然也反映在当前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对华关系领域。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尤其是近10年来研究的基础

① 参见徐以骅:《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546页;徐以骅:《试析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宗教因素》,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500页。

上，对上述议题和争议、相关研究议程以及宗教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一基本的评估。

一、美国宗教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历史分期见仁见智，如果说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或称“六天战争”）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要转折点的话，^①那么 1979 年“道德多数派”的成立，则标志着美国基督教保守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的崛起和“政治觉醒”，并因此而成为近 30 多年来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可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宗教保守派的复兴和政治参与是美国宗教发展的主旋律和大趋势，这不仅与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同步，而且与政治伊斯兰、拉美解放神学思潮等一样，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典型事例。

基督教保守福音派的复兴以及宗教新右翼的政治抱负和参与，完全出乎长期以来浸润于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美国世俗媒体和政界的意料，同时也令将现代化等同于世俗化的美国学界大跌眼镜，其典型事例便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倡导世俗化理论的标志性人物彼得·贝格尔（Peter L. Berger）在 20 世纪 90 年代转而信奉“非世俗化”理论，在全球宗教复兴的背

① 阿拉伯世界在此次战争中的失败“使许多愤怒的阿拉伯人从纳赛尔世俗的泛阿拉伯主义转向激进伊斯兰”。参见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2011), p. 20。

景下对其早期的理论观点做了全面修正。^① 无独有偶, 20 世纪 60 年代以预言美国宗教下降趋势的《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 一书成名的哈佛大学神学院著名自由派神学家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 教授, 在其 80 年代的新著《世俗之城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Secular City*) 中也宣布世俗时代的结束以及人类社会已进入“宗教复兴和神圣性回归”的后现代时代(a post-modern age)。^②

然而, 从 1966 年《时代周刊》复活节专号采用“上帝已死?”(Is God Dead?) 作为其封面标题, 到 20 世纪末的 30 多年间, 无论在政界、学术界还是在媒体上, 世俗主义观念和话语仍具有主导性。1984 年基督教牧师和社会学家理查德·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 在其名著《裸露的公共广场》(*The Naked Public Square*)^③ 一书中抱怨说, 美国的公众生活中已无宗教和道德话语的一席之地。20 年后美国法律学家玛丽·格兰顿(Mary Ann Glendon) 对此回应称, 此种现象现已变本加厉, 由“国家支持的世俗主义正在侵蚀宗教机构自由

① 此两个时期彼得·贝格爾的标志性著作均有中译本, 即彼得·贝格爾著, 高师宁译, 何光沪校:《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彼得·贝格爾等著, 李骏康译:《世界的非世俗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Harvey Cox, *Religion in the Secular City: Toward a Post-Modern Theolog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

③ 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1984) .

运作的能力”。^① 英国《经济学家》的两位编辑，用新闻记者的笔法对英美知识界对宗教的排斥做了以下描述：

到 20 世纪末，知识界对现代人摆脱上帝很少有疑问。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许多引领潮流的著作都通过世俗的镜片来看待世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就预言自由主义以及世俗化的胜利。“宗教”一词并未出现在 1994 年出版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长达 900 页的关于经邦济世的名著《大外交》的索引中。在 1980—1999 年间，美国四大国际关系期刊中只有半打文章论及宗教。《经济学家》对上帝之死是如此确信，以致在千禧年专号中我们发布了上帝的讣告。^②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彼得·贝格尔和哈维·考克斯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全球宗教复兴、在宗教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异类”而与发展中国家成为同类、宗教发展的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截然不同，以及美国作为世俗化理论难以涵盖的“化外之国”等等，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美国宗教研究专业圈中的小众和非主流议题。“9·11”事件以悲剧

① Mary Ann Glendon,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Now: A Symposium,” *First Things*, November 2004. 转引自 R. Marie and Melani McAlister,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2008), p. 1.

②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p. 12.

性方式宣告了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强势回归，于是乎“世界的复魅”、“上帝归来”、“上帝的世纪”、“上帝赢了”、“上帝的报复”、“全球化的上帝”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术出版物，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尤其是美国学界宗教研究的某种流行范式。^①在学术界清算“世俗化理论”的声浪中，20世纪后半期增长迅速的美国基督教保守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得到了最大的关注。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以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为是美国基督教保守福音派或宗教新右翼的“政治觉醒”以及在美国社会和内政外交中作用凸显的两大标志，美国上述宗教力量的社会和政治动员能量在21世纪初达到了高峰。

然而，最近这次号称美国史上第四次“宗教大觉醒”的宗教复兴，在为时30年后已盛极而衰，开始步入调整期甚至衰退期。事实上，无论是媒体还是宗教学界都注意到了这种悄然而至的变化。2007年，《纽约时代杂志》(*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就已发表该刊驻华盛顿记者戴维·D. 柯克帕特里克(David D. Kirkpatrick)的题为《福音派已日暮途穷?》的封面文章;^②2009年，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编辑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在该刊封面文章中也宣称“基督

① 参见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6页。

② David D. Kirkpatrick, “End Times for Evangelicals?” *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 October 20, 2007, cover page.

教美国的终结”。^① 此类宣布基督教保守福音派政治失势的评论文章在其他刊物和网络媒体上也是屡见不鲜，而且越炒越热。作为学术回应，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马克·查维斯（Mark Chaves）的著作《美国宗教的当前趋势》^② 以及哈佛大学著名公共政策讲座教授罗伯特·D.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维·E. 坎贝尔（David E. Campbell）合著的《美国恩典：宗教如何分裂和团结我们》^③ 两部近著尤为引人注目。此两部宗教社会学著作均依据大量和长期的社会学调查，得出了“美国宗教在最近数十年中事实上——尽管缓慢但却明白无误——已经衰退”，以及“悄然而至的世俗主义”（creeping secularism）是“当今美国生活的基本事实”等结论。^④ 罗伯特·D. 普特南教授及合作者更认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福音派繁荣”到90年代初就已结束，在21世纪的美国，扩张性的福音派早已是“明日黄花”和“强弩之末”了。^⑤

如此说来，保守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在20世纪末以来的几届美国大选，尤其是2004年大选中的抢眼表现只能被看作

① Jon Meacham, “The End of Christian America,” *Newsweek*, April 13, 2009.

② Mark Chaves, *American Religion: Contemporary Trend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Robert D. Putnam and David E. Campbell,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④ 徐以骅：《2012年宗教与美国大选和当前中美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第24页。

⑤ Robert D. Putnam and David E. Campbell,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pp. 91 - 133.

是其“落日余晖”。

当然，对美国宗教长期发展的任何线性预测都存在风险和误导性，而有关美国宗教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的“宏大叙事”也绝不止“衰退论”一家。美国近年来宗教发展的统计数据目前还不至于使彼得·贝格尔和哈维·考克斯等再度改弦更张，也并未表明美国正在步法国或欧洲之后尘，驶入世俗化的快车道，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发展前景逐渐暗淡，其社会动员和政治操控能力也今不如昔，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便对当代学者提出了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和研究美国宗教发展的学术或方法论问题，如马克·查维斯就认为这个时间段或观察周期得有半个世纪以上。他在一篇题为《美国宗教的衰退？》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宗教走向是必须的，因为若干关键的美国宗教趋势发展缓慢——甚至犹如冰川。但发展缓慢并不意味着无关紧要，长期但缓慢的社会变迁可以是深刻的社会变迁。更长的高质量时间序列数据的建立使我们能看到过去看不到的变迁，而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应是尽可能地继续从现有数据中建立时间序列，综合多个来源的适用数据，并且继续收集数据以把高质量时间序列数据延伸到未来。这便是如何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有效的方法，也是对美国宗教有重要新发现的确定路径。”^①

基督教保守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在过去 30 多年来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媒体放

^① Mark Chaves,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eligion?” Feb. 2011, the ARDA guiding paper, <http://www.tearda.com/rrh/papers/guidingpapers/Chaves.pdf>, p. 9 (登录时间: 2012 年 10 月 11 日)。

大的结果，有关报道通常忽视美国宗教中“沉默的大多数”，其中不少就是宗教新左翼（自由派、进步派）。与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宗教新左翼尤其是福音派左翼与宗教新右翼在对美国社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聚焦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问题，如反对战争、种族不平等和贫困；而后者则主要关注所谓个人道德和信仰问题，将社会问题“身体化”（即只关注反同性恋、堕胎、干细胞研究、淫秽品等问题）。随着宗教左翼在“9·11”事件后为反对美国内外政策尤其是打着反恐旗号对外大肆进行军事干预政策等而加紧组织和社会动员，以及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福音派开始关注环保和气候变化、穷国免债、抗击非洲艾滋病、打击跨国贩卖妇女儿童等自由派议题，甚至在政治上改弦易帜，传统的宗教自由—保守派两分法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今美国社会的宗教和政治组合或联姻。因此，基督教保守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政治上的由盛转衰不能被过度解读为美国宗教势力的整体下滑，正如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和“政治觉醒”不能被过度诠释为美国宗教势力的整体上升一样。美国社会“世俗化”或宗教“衰退论”和美国宗教“复兴论”可能都犯有把“宗教归属格局的变化与宗教信仰整体水平的变化混为一谈”^①的错误，宗教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直保持着极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① Kenneth D. 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6th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p. 16.